

何芳川教授史学论文集

何芳川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何芳川 著

何芳川教授 史学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芳川教授论文集/何芳川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301-12126-9

I. 何… II. 何… III. 世界史—文集 IV. K1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4763 号

书 名: 何芳川教授史学论文集

著作责任者: 何芳川 著

责任编辑: 张 晗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2126-9/K · 048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9.75 印张 455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序 言

何芳川教授的单篇文章集成一册,即将出版。这些文章中的大部分,我已经拜读过。因为芳川一般是每出一文,往往先送我一抽引本,让我先睹为快。今日重新翻检一过,又有一些感受,因赘数语,用述大旨。

芳川教授原来的专业是非洲史,他和当时我系的郑家馨、陆庭恩有“非洲史三杰”的称号,在上世纪 80 年代所写的一些文章即是关于非洲,特别是东非的。他在进行非洲历史具体研究时,关心的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动向。他的《古代东非的沿海城邦》一文,即是对中国史学界讨论城邦问题的回答。当时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只有希腊、罗马才有城邦。另一种则认为城邦在古代有一种普遍性,亚洲如两河流域、印度,甚至中国都存在过。芳川支持后一种观点,认为城邦就是古代奴隶制的城市国家,其特点一是小国寡民,一是奴隶制经济,并且举出古代东非的蒙巴萨、基尔瓦、摩加迪沙等为例,做了说明。但他也不赞成奴隶制城邦是古代奴隶制国家发展的必经阶段的观点,而是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研究非洲史的同时,芳川已经把他的视野扩大到亚非的广大地区,写出一系列关注亚非问题的文章。他所注意的问题之一,是 19 世纪亚非各国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涉及中国、印度、奥斯曼、波斯、菲律宾、朝鲜等。中国史学界当时旧的思维模式还十分严重,主张改良没有革命好,改良是资产阶级软弱的表现,而关于戊戌变法的评价,也发生争论。芳川指出,过去对这些运动评价较低,是因为一方面把他们和底层群众运动比较,说他们不敢和群众运动相结合;而另一方面又和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相比较,说他们走改良主义道路。他以中国的义和团和戊戌变法为例,认为前者意味着旧时代的终结,而后者标志着新时代

的开始。义和团运动固然可歌可泣,但是戊戌变法比它的水准整整高出一个层次、一个时代,说明不能一概而论说群众运动就比上层的改良运动高明。他又详细辨析了改良、改良主义的概念和内容,认为对改良运动所起的历史作用,要具体分析,要充分肯定他们作为时代先驱的作用。这样的认识,在当时应该说是很先进的,是先声夺人的。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芳川把研究的范围更扩大到亚洲、太平洋地区。他敏锐地感觉到太平洋时代的到来或者即将到来,于是对这一区域史的研究勾画出了初步的蓝图。他指出,过去历史上称呼的地中海时代、大西洋时代都有其局限性,并不是一个准确的称谓。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环太平洋地区经济飞速发展,该地区的发达国家经济也向这一地区倾斜,这一地区的经济有一种一体化的趋势。可以说从经济上萌生着太平洋时代。但是这里政治上矛盾重重,文化上差异明显,因此说太平洋时代的到来还是要十分慎重,那可能是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而为了迎接太平洋时代的到来,我们应该抓紧进行研究,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从中心与外围关系方面,从科学技术进步导致的一体化方面进行研究。

芳川教授勾画的亚洲、太平洋区域史研究,是以中国为出发点的。他研究了历史上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指出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中国在古代起了主角作用;第二时期,中国在近代沦为附庸,被侵略、被欺凌;今天,中国再一次崛起,将成为太平洋时代的核心民族之一。他写出了著名的论文《“华夷秩序”论》,认为在唐代基本形成的这一体制,是古代世界有理念、有原则、比较完备的国家关系体系,而和平、友好、积极是其主流。他把这一体系和西方17世纪形成的国际关系体系相比较,指出虽然这一体系形成于封建时代,不可避免的是一种中华帝国君临天下的秩序,对外国是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辐射关系,要求“以大事小,以臣事君”。但它的指导思想是儒学理念“一”与“和”,它的根本保证是厚往薄来的朝贡制度,所以和平、友好是其主流。他还写了论历史上的大清帝国的系列论文,论述大清帝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在中国史学界部分学者中弥漫着过高评价清帝国的历史地位的情况下,他大喝一声,康雍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看无疑为盛,从世界历史看则可能是衰,或者是渐入衰境的一个动态过程。对外部世界的巨大威胁懵然无知,还想在对外交往中保持、经略“华夷秩序”,实际上已经

说明了大清帝国的衰亡不可避免。

何芳川教授天资颖悟,才华过人,而又学识广博、精力旺盛,信手拈来,皆成妙文。他不是单纯书斋中的学者,他力求站在时代的前列,指出时代发展中应该研究的问题。他想开创历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新方向,并为此做过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可惜他走得太过匆忙,未能把他的亚太体系进一步巩固、充实、提高,这些都留给他的志同道合的合作者和学生了。

当然,他的这些文章也并非都是美玉无瑕,也有一些还可商榷。如《“华夷秩序”论》,窃以为如能吸取中国古代华夷之别,注重文化认同,而不是单一的民族认同之说,^{〔1〕}当可能更为深入。是否有当,已不能和芳川切磋了。悲乎!

马克垚 谨序

2006年10月1日

国庆节

注 释

〔1〕 参考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2—347页。

目 录

序 言	马克垚 (1)
-----------	---------

第一部分 非洲史初探

阿克苏姆古国初探	(3)
古代东非沿海的城邦	(21)
层檀国考略	(38)
19 世纪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探险活动	(46)
近代埃塞俄比亚统一国家的形成	(57)

第二部分 近代东方史专题

19 世纪中叶东方国家的上层改革活动	(77)
15 世纪中西三大航海活动比较初探	(94)
论近代亚洲资产阶级早期政治活动的性质和作用	(111)
近代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宗教色彩	(130)
近代东方的沉沦和日本的崛起 ——19 世纪日、中成败的比较	(140)

第三部分 亚太区域史研究

太平洋贸易网与中国	(157)
太平洋时代和中国	(172)
“华夷秩序”论	(192)
古代外邦致中华“国书”试辨	(223)

近代华侨与中华文明·····	(242)
世界历史上的大清帝国·····	(259)
汉文化的必然抉择	
——再论世界历史上的大清帝国·····	(278)
无望的对抗格局	
——三论世界历史上的大清帝国·····	(291)
文明视角下的郑和远航·····	(306)
古代来华使节考论·····	(318)
古代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厚道·····	(342)
丝绸之路·····	(355)
21 世纪东亚格局下的中国和日本	
——一个历史的视角·····	(377)
论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	
——一个世界历史的视角·····	(385)

第四部分 世界历史:理论与专题

试论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统一·····	(397)
迎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新纪元	
——20 世纪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410)
世界史体系刍议·····	(423)
文化自觉:单边还是多元?·····	(428)
环境保护与人文关怀·····	(431)
21 世纪东亚文化建设与文化自觉·····	(438)
文明与航海·····	(446)
何芳川教授学术著述系年·····	(463)
后 记·····	(467)

第一部分

非洲史初探

阿克苏姆古国初探

公元3世纪时，一位基督教作家马尼(216—276年)列举了当时世界上的四大强国。他说：“世界四大强国乃是：第一个，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与波斯；第二个，罗马帝国；第三个，阿克苏姆帝国；第四个，中华帝国。”^{〔1〕}这一记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建立在非洲东北部的阿克苏姆国家是同当时的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和中国并驾齐驱的古代强国。

阿克苏姆古国的历史，不仅为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民拥有灿烂的古代文明提供了一个雄辩的证明，而且也为研究人类古代阶级社会提供了又一个资料丰富的对象。



在促进阿克苏姆国家繁荣的各种因素当中，古代东西方之间途经红海的过境贸易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阿克苏姆国家发展史上的一个特点。

在埃塞俄比亚境内，自古以来就生活着属于哈米特族的库什等族和属于苏丹族的各族人民。到了公元前1000年甚至更早一些的时候，南阿拉伯半岛边缘地区的萨巴等族又渡过红海，移居埃塞俄比亚。古代阿克苏姆国家，就是上述这些古代民族经过长期融合，共同发展的结果。

从古埃及人远征蓬特王国(该地大致在今东非之角海滨)的时代起，红海就成了一条海上商路。随着人类历史活动的发展，特别是印度洋季风的发现，红海两岸更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冲。正是这种过境贸易，促进了红海两岸一些港口的兴起，因而也就促进了建立在这一地区的阿克苏姆国家的发展和繁荣。

公元1世纪的《红海回航记》，是迄今发现的关于阿克苏姆古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作者是一位操希腊语的亚历山大港的商人。他记载了阿克苏姆国家的主要商港阿都利斯，称之为“法定的港口”。他还记载了首都阿克苏姆城距阿都利斯港有八天的路程。作者以一个外国商人的眼光描绘了国王祖斯卡勒：“为人吝啬，贪得无厌，但其他方面尚正直，而且谙熟希腊文化。”^{〔2〕}从《红海回航记》称祖斯卡勒为“国王”以有别于该书所记载的另一类统治者——“暴君”，以及称阿都利斯为“法定”港口等情况看，阿克苏姆国家有着自己的一套统治秩序。正因为如此，《红海回航记》的作者，那位外国的过境商人，尽管对他的“贪得无厌”，即可能是过分的需索感到不满和厌恶，却仍不能不给他一个“尚正直”的美誉。

《红海回航记》记载了阿克苏姆活跃而广泛的对外贸易。它的主要输出品有象牙、龟甲和犀角等。至于输入品，则有来自埃及的各种染色和次等的布匹、来自印度的棉布和用来制造猎象箭头及其他武器的铁、来自意大利和叙利亚的酒、来自波斯的服装，等等。^{〔3〕}古代作家记载了从印度和埃塞俄比亚输入埃及的各种贵重货物，这些货物经埃及再运往其他地区。还专门在红海沿岸的贝伦尼斯和米奥斯·霍尔摩斯两港口设立了税关，对上述货物一律征收25%的进口税。^{〔4〕}可见，对于古代埃及来说，阿克苏姆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

根据《红海回航记》的记载，还可以看到，甚至阿克苏姆的边界都同对外贸易密切相关。它的东界到达一个叫做鲁克·柯姆的地方，该地是一个商镇，有许多小船自阿拉伯半岛来此交易，因而在这里设立了税关和驻防军。而它的西部边界则延伸到尼罗河西岸一个猎象的地方。

过境贸易和由此而来的阿克苏姆本国的对外贸易，给它带来了巨额财富，促进了它的繁荣和强盛。公元3世纪，国王阿菲拉斯的军队跨过红海，征服了也门地区，从而使阿克苏姆国家几乎囊括了红海商路的过境贸易。到了4世纪国王厄查纳统治时期，阿克苏姆国家的势力达到其顶峰阶段。此时，西罗马帝国已日趋崩溃，中国进入了纷乱的南北朝时期，而阿克苏姆却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强国，屹立在红海两岸。国王厄查纳不仅继续保持着对南阿拉伯半岛沿岸地区的控制，而且击败贝扎游牧民族，安定了帝国的北方，并西渡尼罗河远征，灭掉了著名的麦罗埃古国。在“万王之王”的头衔下，厄查纳留下的铭文记载了他在

红海两岸广袤地区的无可争议的统治。

阿克苏姆国家的这一强盛阶段一直持续到公元6世纪国王加列布统治时期。加列布又一次征服也门,扩大了在南阿拉伯半岛的统治。1968年发现的一块加列布留下来的铭文表明,加列布统治的地区甚至比厄查纳统治时期还要广大。在红海东岸的领土名单中,第一次出现了也门和提哈马,而在非洲大陆方面,诺巴首次作为阿克苏姆国家的贡属而出现。^[5]这样,在其鼎盛时代,阿克苏姆国家在非洲大陆的势力所及,大致相当于今天包括厄立特里亚在内的埃塞俄比亚北部地区。

由于国势强盛,阿克苏姆国家在古代国际政治中起着十分活跃和重要的作用。

阿克苏姆国家同西罗马帝国有着正式的外交接触。公元3世纪末,罗马皇帝狄奥克列齐安巡视了埃及南境,并在那里接受了许多部族的朝贡。同时代的作家赫里欧德鲁斯记载了阿克苏姆国家与罗马帝国在此地的交往。他说:“最后,阿克苏姆的使节们出现了。但他们不是贡属,而是皇帝的盟友。为了表达其对皇帝胜利的喜悦之情,他们也带来了许多礼物,其中有一头长相极为奇特的怪兽。”^[6]这条史料,说明了阿克苏姆国家同当时横跨欧、亚、非三洲的罗马帝国的友好关系和它们之间的平等地位。当时,位于罗马帝国周围而又具有阿克苏姆这样国际地位的国家,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公元337年去世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曾说过,阿克苏姆的公民有资格和罗马公民享受同等的待遇,^[7]也同样说明这个问题。4世纪后期的一位罗马基督教作家记述了阿克苏姆与罗马之间协议破裂的事。^[8]这一记载告诉我们,阿克苏姆同罗马之间甚至还有过正式的协议。

拜占庭帝国更是阿克苏姆国家长期的盟友。公元6世纪波斯帝国的再度兴起及其向阿拉伯半岛南北的扩张,威胁着拜占庭的生存,也威胁着阿克苏姆国家的生命线——红海商路的安全。在对抗波斯的扩张上,拜占庭与阿克苏姆有着共同的利益。而共同的基督教信仰(尽管在教派上彼此对立)则成为连接这一共同利益并促成联盟的纽带。公元525年,阿克苏姆国王加列布就在东罗马帝国的支持下进行了对也门的远征。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先后两次直接派遣使臣前往阿克苏姆。其中,第一次的使臣朱利安努斯还奉命向加列布提出建议,要求埃塞俄比亚人收购印度的生丝,然后将其转卖给罗马人。这样,阿克苏姆

可以赚到更多的钱,而东罗马帝国则可以摆脱控制生丝的波斯人的中间盘剥。但是,“埃塞俄比亚人无力购买印度的生丝。因为波斯商人住在同印度接壤的地方,并且到印度船只开往的各个港口,将丝货一古脑买去。”^[9]结果,东罗马帝国策划的这场生丝贸易战流产了。但这件事本身,毕竟反映了阿克苏姆在古代东西方贸易的链条上是多么重要的一环。直到7世纪初,阿克苏姆同拜占庭之间的这种针对波斯的同盟关系仍然维持着。根据阿拉伯资料的记载,波斯王巴力维就曾截获拜占庭皇帝赫拉克留斯运往阿克苏姆的上千艘船的财宝。^[10]透过夸张的数字,我们不是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更真实和有意义的信息么?

即使是在波斯,阿克苏姆国家的使节也享有很高的声望。它的大使曾利用自己所受到的尊敬和礼遇,施加外交影响,成功地使一位琅玕入狱的主教获得自由。^[11]

阿克苏姆国家同早期伊斯兰势力也有较密切的接触。当穆罕默德的门徒在麦加受到迫害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一些人逃往阿克苏姆避难,受到国王的友好接待。穆罕默德本人对阿克苏姆有着很高的评价。他对弟子们说:“如果你们前往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你们将会发现一个在其治下毫无迫害的国王。这是一片正义的国土,上天在那里为你们的苦难提供了休息……”^[12]阿克苏姆国王不仅接纳了穆罕默德的弟子们避难,而且还亲自促成了穆罕默德同他的一位对手、有势力的萨菲扬的女儿姆·哈巴比的婚姻,并为这桩婚事送了一份丰厚的礼品,实际上充当了女方主婚人的角色。由于这一联姻和其他因素的促进,萨菲扬终于改宗伊斯兰教,从而给穆罕默德带来了巨大的政治收益。阿克苏姆国王此举自然也是为了它本身的利益。自从572年波斯攻占了也门以后,阿克苏姆国家看来没有放弃任何机会,以图恢复自己对红海东岸的控制和影响。而新兴的伊斯兰教正可能是这样一种机会。由于早期同阿克苏姆有着上述那些友好交往,所以当阿拉伯帝国在7世纪中叶迅速崛起,并以凌厉的攻势横扫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时候,阿克苏姆却能免受其兵锋。先知穆罕默德本人生前就曾亲自下过这样一道“免圣战令”:“只要阿比西尼亚人不来侵犯,就给他们以和平。”^[13]

古代阿克苏姆国家的外交触角,甚至远及南亚的锡兰(今斯里兰卡)。根据科斯马的记载,一位阿都利斯的商人曾在锡兰王驾前褒罗马金币而贬波斯银币。^[14]这种毁誉本身,同阿克苏姆在当时国际政治中

的态度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这位阿都利斯的商人就有意无意地充当了阿克苏姆的半个外交代表。我们都知道,古代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往往就是同贸易参半进行的。撇开它的政治色彩不谈,这件事本身还告诉我们,阿克苏姆的对外贸易范围已远及南亚地区,它的从事海外贸易的臣民,对于当时国际货币流通等业务是精通而练达的。这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阿克苏姆国家对古代各国人民经济、文化交流作出的积极贡献。^[15]

二

古代阿克苏姆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都走在当时世界的先进行列。

阿克苏姆国家已有了比较发展的王权。

阿克苏姆的国王们留下的各种铭文说明了这个问题。公元3世纪的一位阿克苏姆国王,第一次在碑铭上留下了“万王之王”^[16]的头衔。从此,这个头衔就传了下来,直到现代埃塞俄比亚那位著名的老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时还在袭用。应该认为,比起一般地使用“王”的头衔,“万王之王”的称号表现了一种发展到更高程度的王权意识。我们甚至可以说,阿克苏姆国家在其政治生活中有着自己非洲型的皇权意识。就是上面说的那位3世纪的国王,还同时使用了“大帝”这一称号。只是不清楚由于什么原因,后来阿克苏姆全盛时期著名的国王厄查纳和加列布都没有再使用过。不过,厄查纳留下的征诺巴的铭文用另外一些豪言壮语更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王威,如“战无不胜”、“所向披靡”、“顺者则昌,逆者则亡”,^[17]等等。王权意识的发达,不是帝王个人的事。在人类从原始公社制进入阶级社会这一历史时期,当社会已经陷于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并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而又无力挣脱这种对立的时候,王权意识越发展,就越反映“从社会而发生、而又高居于社会之上而且日益离开社会的力量”^[18],即国家的发展。从这一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代阿克苏姆社会中,国家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除了头衔外,阿克苏姆的国王们都在碑铭中明确地一一列下自己统治的各个地区。这种开列一连串属地名单的做法,当然包含着一种夸耀自己王权广大的意思,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比起干脆宣布“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帝王来,阿克苏姆国王们的这种小心翼翼,似乎也暗示着这种臣属关系并不十分牢固,以至需要反复重申,中央集权的程度还相对较弱。

宫廷的景象和仪典,也同样表现了阿克苏姆的王家威严。在阿克苏姆的王宫四角,矗立着四个城楼,每个城楼上都有一座独角兽造型的雕像。驯服的长颈鹿和大象则在宫殿的场地上踱来踱去。当阿克苏姆国王接见拜占庭帝国使节的时候,“一块交织着金线的细麻布裹着他的腰部。他身披一袭短内衣,上面用珍珠和宝石缀成一朵朵蔷薇花作为装饰;他头上缠着一块交织着金线的细麻布大包头,每边都悬挂着四件金饰品;同时还戴着一根金链条作为项链。这位君主坐在一辆由象群拉着的高大的四轮战车上,他手握两支鏢枪和一面金盾牌。”^[19]

阿克苏姆王权的支柱是它的强大的军队。诸如厄查纳和加列布这些杰出的君王,正是靠着它强大的军队,或者渡尼罗河西进,或者跨红海东征,才建立了他们显赫一时的功业。

厄查纳北上平定萨伦人的阿凡王国叛乱的铭文,给了我们一个关于阿克苏姆军队组织方面的线索。根据这一铭文的记载,厄查纳在大军出征之前,曾先派了三支军队北上。一些权威学者将铭文中这三支军队的称呼,分别解释为青年军、象骑军和步兵军。^[20]如果这种解释成立的话,从这三支军队担任的先锋任务和各有专门特点来看,它们很可能是阿克苏姆国家精锐的常备军,这种常备武装已经发展到按照年龄和专业实行编制。青年尚勇好武,充满热情和活力,单独编成军团,确实是一支突击力量。至于象骑军一说,古代埃塞俄比亚盛产大象,拜占庭帝国第二个使团在从阿都利斯前往阿克苏姆途中就看到了大约五千头的象群。而且,从前面所述阿克苏姆国王乘坐象拉战车的情况看,用象来作战是完全可能的事。在没有火器的古代,一支训练有素、专门编制的象骑军,其威力是不言而喻的。

有关加列布征也门的文献,为我们提供了阿克苏姆国家兵力方面的资料。为了横渡红海东征也门地区,加列布专门建立了一支拥有230艘船的海上运输力量。自然,这支船队本身在古代就是一支强大的海军。动员出征的总兵力达12万人(根据阿拉伯史料,该数字有夸大,应为不足7万人)。^[21]这当然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在不长的时间内能组织一支10万左右的大军,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渡海战,很说明当

时阿克苏姆强大的军事力量及其军事组织能力。

不过,这支大军毕竟是为了一场重大的战争并经过一年的准备才组织起来的。所以,它表明的应是阿克苏姆国家可以动员的兵力,而并非它的常备兵力。后者的数字显然要小得多。当543年前后阿克苏姆驻南阿拉伯的总督阿布勒哈发动叛乱的时候,阿克苏姆国王仓促中派遣三千军队前往镇压。^[22]这支军队,大约可以推测是从它的常备军中派出的。经过前后两次征讨的失败,国王就只好满足于阿布勒哈名义上奉他为主的妥协。从中可以看到阿克苏姆常备兵力的大致规模。

法律和司法方面留下的材料比较零碎。我们只能从中窥测这方面的一些消息。在阿克苏姆国家,国王的意志就是最高的法律。厄查纳的一个命令,就将叛乱的贝扎人整部族迁到另一个地方。科斯马还记载了一种由国王亲自实行的类似充军的刑罚,他说,西缅奈是一片冰雪之地,“阿克苏姆国王将其判决要惩处的人放逐到彼处”^[23]。除了国王以外,元老会议在国王主持下行使最高司法机关的权力,所以又叫做“立法人”会议。1955年在萨夫拉地方发现的铭文中,出现有“第七法”^[24]的字样。这就告诉我们:镌刻这一铭文的国王显然颁布过一系列法律或法令,阿克苏姆国家的社会生活已有法律约束。关于阿克苏姆的刑罚,除了前面提到的充军之外,从史料上可以看到的其他刑罚还有:宣布为“法律之外”的人,这是最重的刑罚,罪犯及其家属乃至亲族皆被驱逐并被没收其土地、财产,同时任何人均可杀死该犯。还有一种“辱刑”,虽不及前者酷重,但使犯人极受侮辱。这种刑罚,要当众剥去犯人的衣服。

阿克苏姆国家的经济生活异常活跃和繁荣。在古罗马时代,阿克苏姆是非洲唯一自己铸造金属货币的国家。公元初年,在《红海回航记》的写作时期,阿克苏姆国家还在输入外币。但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它也开始铸造自己的金属货币。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在公元3世纪末以前,阿菲拉斯、恩底比斯、欧扎纳和瓦兹巴等几位国王都分别铸造了自己的金、银或青铜币。

古代阿克苏姆铸币的形状、大小都类似于当时罗马的,尤其是3世纪下半叶地中海世界的铸币。铸币上的铭文一般使用希腊文,只有瓦兹巴国王的铸币第一次使用埃塞俄比亚的盖依兹文。铸造金属货币的原料也来自不同的地方。其中,黄金分别取自阿克苏姆本国和努比亚;